



World big Spy

世界大间谍

孙建民·主编

随着**战争**这个怪物的**突然降临人间**及**盎然兴起**，
波谲诡秘的间谍活动便**在世界上日益蔓延开来……**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W o r l d b i g S p y

世界大间谍

主 编：孙建民

副主编：刘鹏喆 梁晓燕

撰稿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亮 邓 睿 刘鹏喆 赵世兴

梁晓燕 韩 晓 鲁 猛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大间谍 / 孙建民主编.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ISBN 978-7-80681-923-4

I. 世... II. 孙... III. 间谍—情报活动—世界

IV. D5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07524号

世界大间谍

主 编: 孙建民

责任编辑: 杨 国

设计制作: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80千字

版 次: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1-923-4 / K · 247

定 价: 38.00 元

世界大间谍

——序

当我们的间谍成功地渗透到敌人的领导层时，
我们就掌握了最大的胜算……

序

Preamble

间谍及其波谲诡秘的活动一向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诸如“007”系列的影视作品以及无数的报刊书籍，一起将至为复杂、神秘的“谍海秘影”中的间谍形象模式化，将这一危险的职业戏剧化。于是，大众心目中的间谍，永远是单枪匹马、匕首斗篷而改变历史的传奇英雄。他们敢于冒险，有着灵敏机智的头脑、冷静的判断力、非凡的创造力，甚至铮铮铁骨中不乏缠绵悱恻的柔肠。

从一定意义上，这也没什么错。因为，凡是成功的间谍，的确具备这些共同的素质。但从专业的研究者的角度看，这种零星单个的间谍形象，这种理解与抽象，虽然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但实际上将符号化了的间谍形象一直定位于历史的某一时刻、某一瞬间，而牺牲了历史的连续、纵深与延伸。换言之，情报虽然重要，但情报史长期以来为历史学家遗忘。笔者陋见，目前国内出版界尚无系统而完整的间谍史著作问世。时事出版社1993年曾出版的卫安等人主编的《外国情报史》，算是其中很好的一部，不过其主要是以国别为“经”，介绍各国的情报安全机构、情报政策和理念的大致情况，而且重点是二战后的情况。其他出版社这些年来出版的无数间谍史性质的书，多为猎奇性质的故事类著作，从专业的角度论，这些著作缺乏深度，没有体现出“史”的纵深和发展。至于国外，对间谍史的研究以美、英为主要阵地，比如英国史学界的情报史学派就做了许多研究工作，但这些研究也重在个案梳理，并因档案的解密而以二战期间情报工作与战争进程的关系为重点。



Shijie Dajianpie
世界大间谍

考虑到人类数千年来曲折万象、惊心动魄的用间实践，这种情况确实是不公允的。因为从情报学角度言，情报来源与获取方式无非是人力（谍报）与技术两大途径，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间谍活动便成了阶级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和集团之间斗争的一种特殊手段，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用间和行间的人物，乃至专门的情报机构。而在近代电报、电话、无线电技术出现以前的漫长时期内，人力情报（谍报）一直是最重要也几乎是惟一的获取情报的途径。同时，尽管技术不断发展，间谍活动并未销声匿迹，在人类历史上，以铤而走险为特色的间谍活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世界各个角落上演，从未稍为停顿。至今，世界各国仍有庞大的间谍组织，花费大量金钱，支配着大量间谍，配备现代化的工具，积累无数的情报档案。间谍在这一特殊领域的活动，构成了一部丰富生动的历史。而且，随着时移世异，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战争形态的发展，原来一般是由孤立的群体和个人进行的间谍活动，实际上有着一个相应的发展过程。

如从组织体系上来说，早期的间谍活动多由个人实施，更多依赖间谍个体的勇气、才能和智慧；随着中世纪的终结，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微妙复杂，频繁的战争和新兴的民族主义思潮加剧了对情报的需求，而间谍数目也开始增多，并出现本地化的趋向；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各国竞相成立了专门的情报机构，开始系统地收集、分析和整理情报；沃辛汉姆、约瑟夫神甫和弗里德里希大帝都是其各自国家情报机构的创建者；工业革命以后，随着暴力对抗活动的不断升级，情报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情报对抗活动进一步激烈化、长期化、系统化、高科技化；情报组织则更为庞大，更加完善，更加专业，情报搜集范围也日益扩大。现代著名的情报机构如英国的军情五局、军情六局，德国的军事谍报局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发展和壮大的。而从间谍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则更为明显：情报搜集技术由最初的眼观耳听，发展为现代的雷达、卫星无处不在；情报传递技术由早期的飞鸽传递，发展为广泛采用各种先进通信设备；情报储存技术，也经历了由简单的文字加密到采用密写药水，再到现代令人眼花缭乱的密码技术。总之，在历史的长河中，间谍手段、间谍组织、活动方式与手段（潜伏、暗杀、破坏、绑架、迷惑、干扰）、活动范围、间谍技术（包括搜集、传递和储存情报的技术），等等，均今古相异。

反过来，各个时期间谍从事的事业，他们的使命，他们的活动，以及活动中体现的组织性、技术性，又反映着其时的社会形态、战争形态、国际形势及国际关系，这也在印证着历史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历史上的决定性战役中，无不闪现着无数或显或隐的间谍们的身影和功绩。如在决定早期英国萨克逊王国命运

的战争中，威塞克斯王国的阿尔弗雷德大帝就亲自担任间谍，化身为游吟诗人，前往敌军营寨中观察敌情；在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决定性战争中，英国沃辛姆爵士所领导的情报机构居功至伟；在20世纪爆发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40号房间”和布莱奇利庄园所破译的核心密码情报，对战争进程和结果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战后高空和空间间谍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更是将人类社会的斗争活动带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还有一点，当前人类已经走进了21世纪，在战争形态和战争方式都已发生了划时代变化的今天，研究间谍史还有意义么？

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信息技术、军用新材料、军事航天等技术的发展，以及战争需求的牵引，各种情报侦察技术相应地实现了质的飞跃，“知”的技术——作为情报获取重要支柱的军事情报侦察技术，出现了全方位的突破，各种传感器构成的立体化的情报侦察、监视系统，使人们能够精确地获取各种信息，军队的“知情”能力呈现飞跃之势，比如：用于侦察的电磁频谱不断扩展，多维、全时段的侦察得以真正实现；传统侦察平台由于高新技术的运用而如虎添翼，新的侦察平台在情报侦察领域大显身手，使情报侦察的空间逐步向陆、海、空、天、电多维延伸，可以说，“看不见的黑眼睛”已经无处不在。相对而言，人力情报则风险太大，并且有其诸多局限，于是各国情报界普遍倚重技术手段，提高己方的情报能力。如，二战后美国的情报领导者一度对技术和机器绝对信任，而对有着七情六欲的人则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他们坚信，机器是全能的，而人则是不稳定的，危险的；冷战的经验更强化了美国人的这一判断，使他们更热衷于用技术手段来应对所面临的情报挑战。在美国人看来，所有来自敌国威胁都可以量化：敌国有多少枚核子弹头、多少枚洲际导弹、多少架远程轰炸机……密码可以被破解，图像可以从卫星得到；而间谍则有可能投敌、泄密。于是，技术手段迎来了大发展的时期，而传统的人力情报则被忽视。

但是，技术的发展并不能完全挤兑人力情报的空间，也不能代替人力情报及其作用。正如孙子所说，要真正实现“先知”，则“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除此之外别无捷径。也就是说，在激烈的情报对抗中，人力情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够完成技术手段所不能完成的使命。比如关于敌方战略意图的情报，纯粹依赖技术手段就难以得到。对此，美国研究《孙子兵法》的学者道格拉斯·麦克瑞迪就指出，“按照孙武的情报思想，我们应当打入敌人的外交决策层，这样我们就能够避免战斗。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敌人的思想。利用这种方式不仅能够使我们保持主动性，而且还能够控制敌人的反应。如果我们不能做到其中一点，我们至少还应当打入敌人的战略决策层。

但是，做到任何一点都要求掌握高质量的情报，当我们的间谍成功地渗透到敌人的领导层时，我们就掌握了最大的胜算。在这种情况下，信号情报和图像情报的作用相对要小得多。”因为，尽管高科技信号与侦察情报有其重要作用，但它们都无法掌握敌军领导人的思想，无法对对手领导人物和上层决策圈的意图进行长期的把握和监控。例如，在1998年5月印度进行核武器试验时，美国尽管拥有着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侦察技术、手段和装备，但仍被印度钻了空子。就这一点而言，人力情报是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优势的。一名美国情报专家甚至声称，现在虽然可以通过卫星和无人飞机知道恐怖分子在什么地方，知道他们拥有什么武器，但却难以知道他们将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使用这些武器。这些都必须靠人力情报去发挥作用。而近期美国进行的阿富汗反恐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中，其特种部队在地面的行动就提供了不可取代的人力情报，相反，在把特种部队部署到地面引导轰炸机投弹之前，美军的空中精确制导炸弹一直没有发挥最佳效果，这也说明即使拥有高科技情报网的美军，也不得不重视人力情报工作。美国陆军前高级情报官员拉尔夫·彼得斯认为，尽管美国拥有的技术情报系统极其先进、优越，但无法摆脱其固有的局限性；而人力情报所独具的主观能动性仍是情报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于是，实现人力情报与技术情报的更高层次的融合，被国际情报界视为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夺取情报优势的重要一环。这无疑是间谍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为了简明扼要地反映人类间谍活动历史的纵深，探寻其发展和演进，辩证地分析其对历史发展（包括战争进程与结局）的影响，我们尝试以“列传”的形式来写作。

与一般历史研究中的其他专门史相比，研究间谍史有着独一无二的困难。这主要指的是材料搜寻和考索的艰难。一方面，间谍活动的特殊性和这一领域的神秘性，天然地决定了从事该职业的绝大部分当事者不能青史留名，无数人注定只能做无名英雄，成功了不能加以宣扬，失败了也不宜过分声张，而相关政府和组织往往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名，为了保证信息来源和情报工作的运作机制，制定种种严格苛刻的保密规定，千方百计地将该国的秘密行动加以隐藏，于是，间谍史的大部分实际上被掩蔽在历史舞台厚厚的帷幕之后，用“讳莫如深”来形容毫不过分，偶尔披露于世的也不过“冰山之一角”。另一方面，即使披露于世的“冰山之一角”，也有许多隐讳，尤其是关键的细节，更是扑朔迷离。凡此种种，均导致情报史研究与一般的历史研究相比艰难许多。这也是我们在选择典型个案来勾画间谍史这一专门史时，感到的客观困难，于是，我们只得退而求其次，以“列传”的形式来加以限定，先易后难，企图通过典型个案，从“雪泥鸿爪”中勾勒人类间谍史的仿佛影像，通过各个时期间谍活动的背景，他们

的情报理念、工作方式、工作机制、技术途径等，去理解人类历史的这一个专门领域。

但既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无论多难都值得去做。所以，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杨国先生热心倡议时，我们欣然从命。况且，参与本书编写的都是从事情报史研究的同仁。作为专业研究者，大家均感有义务做此尝试。在编写过程中，我们主要遵循以下思路：一是以人物为主线，力争以人物的活动带出整个历史、军事史、情报史发展的脉络和特点。至于人物的遴选和确定，则以其在情报史，尤其是间谍史上的地位为主，并在宏观的战争史、情报史背景下（如一战、二战、两极对抗），通过叙写其主要活动，从一个侧面再现其惊心动魄的获取情报的过程。二是行文力求活泼而力避猎奇，并配以间谍人物（包括情报首脑）、间谍活动场景、战场环境、间谍工具（武器）等图片。三是将技侦案例排除在外，因为那是属于另一领域的问题。四是以主动获取情报的一方为主，凡属反间谍活动，一概不作主线，如佐尔格，只以其间谍活动为主线，而德、日对其进行的反间谍活动则为辅。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间谍及其活动对人类历史、对战争进程与结局的影响与作用，是值得认真讨论的复杂命题。法国情报史专家让-比埃尔·阿莱姆曾将成功的间谍活动与战争胜负的关系称之为“事件——历史比”，他认为，在这组关系中，情报乃至成功的间谍活动，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他说：“如果没有佐尔格，德国人可能攻克莫斯科；如果没有鲁希，俄国人不会成为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者；如果美国的密码机构未能破译日本的密码通讯信，珊瑚海战的结局也许不同；没有间谍机构，战争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德国人和日本人还是要输掉这场战争。赢得一场战争，依靠的是军队的经济和实力。历史由巨大的力量锻造而成；间谍不过是这种力量分泌出的一点泡沫而已。”（《古今谍海秘闻》，[法]让-皮埃尔·阿莱姆著，陆福忱译，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我们完全认同阿莱姆的意见。

目录

CONTENTS

001 / 序

001 / 筭路蓝缕——古代和中世纪时期

005 / 最早使用间谍的人——赫梯国王穆瓦塔尔

008 / 情报意识的先知先觉者——亚述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

013 / 谍报系统的重要创始人——汉尼拔

017 / 中世纪的间谍大师——查士丁尼大帝

021 / 身份最尊贵的间谍——阿尔弗雷德大帝

025 / 为君主效命——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

029 / “女王的守护者”——沃辛汉姆爵士

033 / 头号“百眼巨人”——威廉·瑟洛

036 / “上智为间”——作为间谍的大作家丹尼尔·笛福

039 / 灰衣主教——约瑟夫神甫

042 / 普鲁士情报机构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二世

045 / 美国情报之父——乔治·华盛顿

048 / 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间谍——内森·黑尔

051 / 统一日本的间谍大师——丰臣秀吉

054 / 德川家康的英国情报官——威廉·亚当斯

057 / 在大革命的浪潮中起航——工业革命时期

061 /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警务部长——富歇

064 / 法兰西帝国的“间谍之父”——舒尔梅斯特

067 / 法国情报史上最大的冤案——德雷福斯案件

071 / 平民英雄——艾伦·平克顿

075 / 天生的间谍——威廉·施蒂伯尔

目录

CONTENTS

078 / 在沙皇后院煽风点火的人——明石元二郎

081 / 日本地缘战略情报之父——福岛安正

085 / 间谍事业的近代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089 / 军情五局的缔造者——弗农·凯尔

093 / “40号房间”的主人——雷金纳德·霍尔

096 / 军情六局之父——曼斯菲尔德·卡明

099 / 剃刀边缘——毛姆的间谍生涯

102 / 眷恋他乡的浪子——阿拉伯的劳伦斯

107 / “两次改变战争进程的人”——卢齐托

110 / 情报局的“百灵鸟”——玛尔塔·里舍

113 / 美国军事情报工作的先驱者——范德曼

117 / 苏联国家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始人——捷尔任斯基

121 / 间谍活动的巅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126 / “最高机密”的守护者——斯图尔特·孟席斯

129 / 叛徒？英雄？——两面间谍塔特

133 / 改变战争进程的勇敢女性——“月光女神”辛西娅

136 / 最伟大的女性——克里斯汀·格兰维尔

140 / “邦德·詹姆斯·邦德”——双重间谍达斯科·波波夫

144 / 工业间谍的先驱——保罗·罗斯伯德

148 / 美国现代情报机构的奠基人——多诺万

153 / 半个世纪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

157 / 希特勒的“美国间谍”——威廉·西伯德

160 / 业余间谍大师——欧内斯特·海明威

163 / 棒球手是个间谍——莫利斯·伯格

166 / 窃取V-1火箭绝密情报的人——霍兰德

169 / 爱国者——威廉·卡纳里斯

173 / “金毛野兽”——海德里希

177 / 红色间谍——理查德·佐尔格

181 / 格鲁乌的领导人——别尔津将军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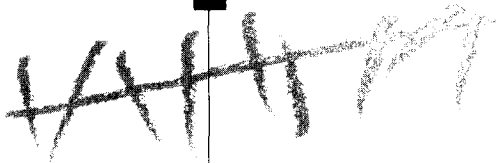


CONTENTS

- 184 / 红色交响乐团的指挥——特雷伯
187 / 剑桥五人集团的导师——阿诺德·多伊奇
190 / 提前起爆苏联原子弹的人——富克斯
193 / 逃脱惩罚的艺术家间谍——布伦特
198 / 曾获列宁勋章的间谍——拉多·山多尔
202 / 日本侵华急先锋——土肥原贤二
205 / 陆军中野学校的缔造者——秋草俊
209 / 东方的玛塔·哈丽——川岛芳子
213 / 安插在珍珠港的“瞄准镜”——吉川猛夫
218 / 日本军方的中国通——影佐祯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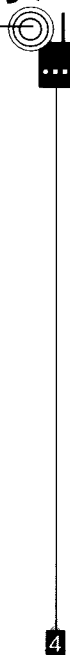
221 / 间谍战线的“热战”——冷战时期

- 227 / 最具改革创新精神的情报局长——沃尔特·史密斯
229 / 美国现代情报之父——艾伦·杜勒斯
233 / “伊朗先生”——克米特·罗斯福
236 / 毁誉参半的中情局“守护神”——詹姆斯·安格尔顿
239 / 投靠美国的波兰谍报官——戈列涅夫斯基
242 / 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关键人物——约翰·麦康
245 / 首位入主内阁的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
249 / 叛逃美国的联合国副秘书长——谢夫钦科
252 / 抓间谍者——彼得·赖特
255 / 法国战后情报事业的重建者——帕西
258 / 巧窃图式喷气发动机的人——勒鲁瓦
260 / 克格勃的叛徒——费韦尔
262 / 德国军事情报机构的拯救者——盖伦
266 / “情报先生”——罗文·希洛
269 / 摩萨德教父——骑士伊塞·哈雷尔
274 / 打破“外交”僵局的将军——伊扎克·霍菲
278 / “开罗之眼”——间谍奇才沃尔夫冈·洛茨
283 / 被“美人计”诱捕的人——瓦努努
288 / 传奇特工——马尔欣



目录

CONTENTS



- 291 / “以色列间谍大王”——科恩
- 295 / “柏林隧道”的出卖者——乔治·布莱克
- 300 / FBI中的鼯鼠——罗伯特·汉森
- 304 / 闯入美军用数据库的黑客间谍——马库斯·赫斯和卡尔·科奇
- 307 / 顶级间谍大师——菲尔比
- 312 / 美军中军衔最高的克格勃间谍——特洛菲莫夫
- 315 / 克格勃最优秀的特工——菲舍尔
- 318 / 冷战时期的“色影双魔”——科歇尔夫妇
- 320 / 窃取法国核机密的间谍——坦珀维尔
- 324 / 小办事员出身的超级鼯鼠——利普卡
- 327 / 罪犯出身的电子巨谍——普赖姆和沃克
-
- 330 / 参考书目

筌路蓝缕

△ 古代和中世纪时期 △

- ★ 最早使用间谍的人——赫梯国王穆瓦塔尔
- ★ 情报意识的先知先觉者——亚述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
- ★ 谍报系统的重要创始人——汉尼拔
- ★ 中世纪的间谍大师——查士丁尼大帝
- ★ 身份最尊贵的间谍——阿尔弗雷德大帝



▲ 亚述帝国的书吏在泥板上记载他们的战利品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古代及中世纪的情报活动，由于漫长的时间跨度和情报活动本身的隐密性，对于今人而言，犹如云山雾罩中的瀛洲，总是无缘一睹其真实面目。但是，时空的迷雾并不能掩盖历史的真实，通过散见于各类史诗、传说及至古老史书上的点滴记载，逐步拨开层层迷雾，仍可窥视出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谍影幢幢，并再现古代及中世纪时期情报活动中真实的一面。

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伴随着人们之间冲突和纷争的出现，为达到保护自身利益、夺取他人利益、争取战争胜利等目的，统治者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间谍活动。早期情报活动就此应运而生。尽管受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影响和制约，人们从事的情报活动相当简单，对于情报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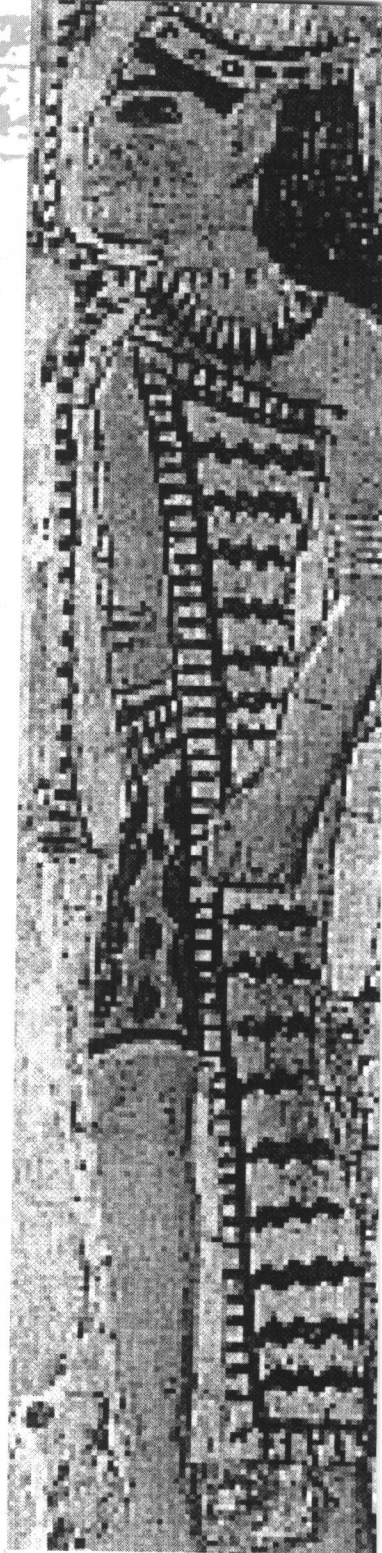
的认识、获取和利用情报的水平，均局限在筚路蓝缕的初级阶段，但是，作为间谍活动的发端，其意义和作用是不可小视的，因为此后各个历史时期的间谍活动或多或少都能在此寻觅到踪迹。

一、情报活动成为服务于战争的自觉行为

虽然迄今为止国际情报界对于间谍活动的起源问题仍然存在争议，我们无法确知是否是战争直接导致了间谍活动的产生。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随着战争这个怪物的蓦然降临人间及盎然兴起，人们的情报意识在血与火的激烈对抗中日趋主动，情报活动也日益成为服务于战争机器的自觉的谋略行为。从公元前18世纪马利文献记载的有关古巴比伦王国缔造者汉谟拉比向敌后派遣间谍起，到公元前15世纪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远征叙利亚引发的美吉多之战，到公元前13世纪赫梯国王穆瓦塔耳与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间的卡迭石之战，及至之后发生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马其顿王国与波斯帝国之间的战争，以及罗马帝国与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等等，无一不闪现出间谍们的身影。这些间谍有的藏匿在军队前方搜集有关敌人武器装备和战术方面的军事情报；有的则潜伏在敌对国中搜集有关对方特点及其国家资源方面的总体情报（今天的术语为战略情报）。当然，不管是军事情报还是总体情报，其搜集活动都贯穿了整个战争的始终，目的也只有一个：夺取战争的胜利。

二、用间基本属于最高统治者或军事统帅的自主行为

在古代和中世纪爆发的战争中，虽然对抗双方为争取主动而派间用谍的现象和情况比比皆是，但是总的来说，这一时期，这些情报活动基本上是由每场战争的统帅亲自派遣的一些独立群体、个人，甚至是统帅本人来完成的。例如，在卡迭石之战中，赫梯国王穆瓦塔耳除利用潜伏在埃及的间谍广泛搜集情报



▲ 赫梯人像

外，还派出两名“死间”（伪装成赫梯军队的“逃亡者”）向拉美西斯二世散布假情报，诱使其误入圈套。在罗马帝国对迦太基进行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则多次戴上假发，粘上胡须，潜入罗马军队和社会中了解情况。而在抵御丹麦人的入侵中，英国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也曾假扮成行吟诗人，成功混入丹麦征服者格罗瑟姆的兵营中，搜集了敌人的战备情况及行动企图。总之，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情报活动一般都是由统帅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临时安排实施的，他们因战事而兴起，因和平而结束，虽然存在着许多的间谍，但是并没有固定的间谍组织。

三、情报技术从无到有，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在硝烟四起，战火纷飞的古代和中世纪，随着情报活动的日渐频繁，情报对抗的日益加剧，始终贯穿其间的情报技术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在情报获取方面，尽管这一时期采取的只是最原始的方式——完全依靠情报人员的看和听，工具也不过是他们的眼睛和耳朵，但是，为了便于情报人员打入敌人内部而不被识破，伪装技术已开始被采用和普及。偷偷潜入敌国的间谍们，或更名改姓，或乔装打扮，或混迹于闹市，或打入敌人的心脏，伺机窃取情报。当然，在窃取不果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凶形毕露，掏出刀子来进行强取。因此，斗篷和匕首自然也就成了这一时期最具象征意义的两个物件。在情报传递方面，除主要使用古老且一直延用至十九世纪末的骑兵外，还开发了新的传递方式。例如，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对于“信燕”的使用已相当普遍。同时，保密，作为情报传递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一时期，人们在掩盖文字载体和文字本身方面都有了新的创见。对于前者，主要方法有放在鞋底、耳坠、猎物腹内及马屁股里，等等；至于后者，则发明了密写药水和密码通信技术。最古老闻名的方法为“拉西第梦”，即斯巴达人的拉西塔尔式的加密办法。此外还有希伯来人、印度人，以及很久以后的恺撒所使用的取代法，等等。



▲ 古希腊人用于给文件加密的装置，被认为是人类最早使用的加密设备

四、情报理论杂乱无章，不成体系

对于情报理论的研究，古代和中世纪的西方虽然远逊于东方，未能出现诸如中国《孙子兵法》般全面系统地阐述“用间”理论的经典著作，但是，随着情报斗争在实践中的广泛运

用和不断深入，以及对于情报活动认识的日渐提高，各文明古国还是尝试着在一些历史典籍中就自己的情报理论进行了简要的论述。据记载，在古埃及法老的碑铭中，就已经出现了“间谍”一词，碑文还对间谍的作用和重要性做了浅显的说明，《圣经》中也涉及了一些间谍活动的理论问题。此外，古罗马军事著作家塞克斯图斯·尤利乌斯·弗龙蒂努斯在其专著《谋略》（又译作《谋略例说》）中也辑录了不少用间谋略的故事，以说明用间的艺术及意义。当然与同一时期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相比，这些理论还是显得过于简单粗糙，且零乱不成体系。但是，这些从实战中获得的真知灼见对于后世仍然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五、情报活动在战争中仅起到辅助作用

在古代和中世纪，尽管为战火所孕育并催生的情报活动已表现得相当早熟，一些间谍活动所展现出的惊心动魄及其复杂精巧的程度，甚至堪与后世媲美。但是，受当时技术条件落后和间谍个人能力高低不一的影响，所提供情报的准确性、时效性并不总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因此，情报活动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它仅仅是作为一种辅助力量而存在，不是也不可能是左右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赢得一场战争的关键主要还是在于军队和经济的实力，其主要方式还是战场上的白刃格斗。例如在公元前13世纪赫梯国王穆瓦塔尔与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之间进行的卡迭石之战中，交战双方虽然上演了精彩绝伦的谍报对抗，但是由于彼此势均力敌，最终也只能是以缔结和约的形式来结束长达十多年的战争。此外，由于这一时期人们主要崇尚的还是力量、荣誉和尊严，推崇的也是正面直接较量后取得的胜利，因此，尽管不排除使用间谍活动，但至少在表面上不会将其视为必用之法。这一点我们似乎可以从历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在公元前2世纪缅怀古希腊人时所说的一段话中找到答案。他说：“（希腊人）不会选择使用欺骗手段去打败他们的敌人，反而认为，若非是把敌人引至公开地点然后杀掉他，就没有任何荣耀可言，即使战胜也于心不安。因此，双方有约：互相之间不用暗器或投弹武器。他们确信：只有面对面的短兵相接才是战争胜负的惟一裁决方式。为了这些原因，他们得提前向对方宣告开战，通知自己进攻的时间，甚至告诉敌人自己的陈兵地点。”（《剑桥战争史》，[美]杰弗里·帕克著，傅景川、李军、李安琴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0页）。



☆☆ 最早使用间谍的人

——赫梯国王穆瓦塔尔

在世界情报史上，最早最系统的用间理论是中国的《孙子兵法·用间篇》。当代研究《孙子兵法》的泰斗吴如嵩先生甚至称其为“微型的军事情报学著作”（《制胜智慧》，吴如嵩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第156页）还有一部也是成书于中国先秦的《六韬·文伐》。二者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情报战和情报学术的成熟。当然，在其他文明古国所留下的历史典籍中，也有关于情报工作的简单论述，但都显得粗疏，不成体系。不过与相对薄弱的理论著作相比，由于频繁战争实践，在这一时期，为战火所催生、所孕育的情报活动已表现得相当早熟。在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一场会战——卡迭石之战中，争斗双方均熟练地使用了间谍，其惊心动魄程度和复杂精巧精度，与后世相比，毫不逊色。赫梯国王穆瓦塔尔，便是这场战争中当之无愧的主角，一个熟练使用间谍的君主。

古代的赫梯人兴起于现今的小亚细亚一带，他们是最早掌握冶铁技术的民族，并因此具备了较周围民族更为强悍的战斗能力。作为他们的强邻，古埃及一直在这片地区享有霸权，于是，不可避免地，这两个民族之间便开始了频繁的战争。而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结合地带，扼古“锡道”要冲的叙利亚地区，恰好位于这两个大国的中间地带，正是最理想不过的战场。

叙利亚地区在历史上曾是埃及的势力范围，但在约公元前14世纪，当埃及忙于宗教改革无暇他顾时，赫梯迅速崛起，积极向叙利亚推进，逐步控制了整个叙利亚地区，